



广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广州市南山自然科学学
术交流基金会、
广州市合力科普基金会
资助出版

博武国际武术网推荐图书

阮纪正◎著

至武為文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论稿



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
广州出版社

文武為至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论稿

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
之机，阴阳之母也。动之
则分，静之则合。无往不及。
随曲就伸。人刚我柔谓之
走。我顺人背谓之粘。
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

ISBN 978-7-5462-1286-9



9 787546 212869 >

定价：68.00元



至武為文

Zhiwu Weiwen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论稿

阮纪正◎著

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至武为文：中国传统武术文化论稿 / 阮纪正著 . —
广州 : 广州出版社 , 2015.1
ISBN 978-7-5462-1286-9

I . ①至… II . ①阮… III . ①武术 - 文化研究 - 中国
IV . ① G8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4718 号

书名 至武为文——中国传统武术文化论稿
Zhiwu Weiwen——Zhongguo Chuantong Wushu Wenhua Lungao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87 号 9 楼、10 楼 邮政编码: 510635
网址: www.gzcbs.com.cn)

责任编辑 区力文

责任校对 胡贵春

装帧设计 金戈古

封面题字 廖雨兵

印刷单位 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棠东横岭二路 7-9 号 邮政编码: 510665)

规格 787mm×1092mm

开本 1/16

印张 35.75

插页 8

字数 640 千

版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62-1286-9

定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至武为文》，一个时代的课题

中国自古以来，很多事物没有严格的界定，有概念而无定义。例如太极拳，都说自己是正宗，于是出现了上百个各式、各氏、各派太极拳！谁也不服谁。

“武”字，有人说止戈为武，看来也是一个片面。

阮纪正教授提出“至武为文”，是提到本质了。我理解，其广义概念是文化，给“武”一个最高境界！

长期以来，人们脑袋里的“武”，尤其是武术，就是“打打杀杀”“打遍天下无敌手”，是野蛮的东西。所以，大多中国人喜欢看武打小说，然而并不习武，不过是茶余饭后解闷儿而已。

今天的现代武术，既非体育，也不是艺术，闹奥运会大关未果，地位一落千丈！沦为“少数人练，多数人看”的表演娱乐项目，不被人尊重。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人们错误地定位中国武术，急功近利，盲目模仿西方体操比赛，得此恶果至今仍不觉悟！“见棺材”也不落泪。

武术是中国特有的，不是外国搏击术，也不是西方体操。因为武术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有文明的内涵。

此前，研究这一课题者，多没有切中要害。笔者认为，要准确地定位中国武术，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一、需要有很高的中国传统文化水准；

二、需要有高超的中国传统武术水准；

三、要有很高的悟性。

这样的学者凤毛麟角！

阮教授在此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担此重任，当之无愧。

当前武术界，最糟糕的是追求“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个不存在的目标，不惜弄虚作假，远征他国，自欺欺人！

正基于此，阮教授大作拨乱反正。武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是文明、文化现象。今天，武术更是一种文明、一种文化、一种修养、一种哲学。对各行各业，国家、世界大事，都有现实意义。

这是那种“缦胡之缨、短厚之衣、瞋目而语难”“上斩脖颈，下决肝肺”之辈永远不能理解的。

阮教授和我是老朋友了。他是武术家，更是哲学家，对中国武术情有独钟。长期在没有课题、没有经费的困难条件下，锲而不舍地研究“武”“武术”的高层含义，成果突出，大作累累。

今天推出新的大作《至武为文》，令人为之洗目，眼睛一亮！使国人正确认识武术的真义和本质，对提高武术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地位，贡献大焉。

于志钧

2014年11月7日于家中小书斋

(本序言作者是中国著名武术家和武术理论家，北京信息工程学院退休教授)



武术，中华文化的一枝奇葩

武术这个说法或名词恐怕起于现代，或者说这个名称的确立（学术命名）是很近的事。在岭南与海外华人世界，更流行的恐怕还是“功夫”一词。在中国，更早的时候，通行的说法可能是“武艺”。“武艺高强”之类的说法在古典小说里比比皆是。还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之类，将文武技能或才能并列看作一种技艺。所谓“武艺”就是一种技艺或技术，“武术”一词也是这个意思。“艺”与“术”有何分别？在现代汉语里二者已经合二为一，成一个新词——“艺术”。英语对应“武术”的单词是“martial art”，与中文“武术”的意思还是比较接近的，不过，这恐怕是受中文影响的缘故。现代全球武术的流行应该归功于中国或中国武术；武术的概念、理论、文化和整套的技艺基本上是从中国输出的。如果说现代武术源于中国，这应该是一个事实，一如说现代科学产生于西方一样。

那么，中国武术全球传播之前，武术是否是一种普遍的全球现象？武术究竟是否诞生于中国呢？或者说，武术是否曾经是中国独有的？是不是我们老祖宗的独家发明——中国首创？国外曾经有没有各自的武术体系？中国武术是否源自印度，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或是像少林僧附会的那样，为“达摩老祖”所创、所传？一般意义上的军事技能能否与现今的武术画等号？如果武术如同诗歌、绘画、音乐之类的文化现象一样，根本不是某个人或某群人的独家发明，而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那么它是否有系统性、丰富性和发展水平的差别与高下之分？

尽管后现代的“文化相
们不得不承认不同文化的各种

003

对论”曾经流行一时，但我
文化现象或形式，如诗歌、小

说、绘画、音乐、哲学、科学之类的确应该有差别或水平的高下。现代世界已经朝着一体化、全球化方向高速、高度发展，但各方面的文化差别仍然存在，各种鸿沟依然难以消除，更何况古代。即便是曾经高度发展、罕有其匹的中华古典文化，依然被西方讥为缺乏哲学、没有科学，更何况其他文化。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与科学，与本文的主旨无关，这里不展开讨论。不过，本人认为中国古代是有哲学的，只是与西方的哲学有着较大的差异。西方对此不了解，因而造成误解。至于科学，中国古代也应该是有的，只是没有发展成现代西方庞大的理论体系和得到广泛应用。中国古代的所谓“科学”无疑是不可与西方现代科学同日而语的，但与西方古代的“科学”相比，绝不会差。总之，古代中国文化不弱于任何同时代的文化，甚至一直是遥遥领先的。别人有的东西，我们都有；我们有的东西，别人不一定有。武术，我们不能说是独有，但中国武术在世界上的确是独一无二的，是外国赶超的对象，就像今天全世界学习的西方科学一样。

现代科学产生于西方，这是谁都抹煞不了的事实。中国人对此是承认的，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的。借此矮化中华文化的伟大或抹煞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也是不对的。当然，将现代社会的种种恶相归罪于现代科学并借机贬低或否定西方文化恐怕也难以服人。但愿这不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表征。不过，西方学界基本上认为现在全球流行的科学与哲学主要是西方的东西。但如果认为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科学就是西方科学的话，无疑是一种偏见，是无知的表现，同时是一种逻辑陷阱。任何对中华文化比较了解的人都认为这种观念不值一驳，当然也不至于落入这种逻辑陷阱。某些人需要知识的补课，口舌之争或逻辑的辩驳不足以解决问题。

不过，相对而言，即便是中国人也普遍认为科学曾经是中国的弱项，并以此为憾。至于哲学，似乎中国并不贫困于此。武术之于外国，大约类似于西方科学之于中国。西方，乃至于整个中华文化圈之外的世界，应该是没有中国人所创造出来的武术的，有一些皮毛的、相类的东西，但真不足以配得上“武术”或“功夫”一词。不得不承认，在中国武术传入外国之前，除了军旅和军事的训练，外国没有流行类得不说的是，军事训练的搏同于中国人所说的武术。武似于中国民间盛行的武术。不击、刺杀、格斗手段不能等术有军事技术，但要高于古

代一般意义上的军事技术。军事格斗、刺杀之类的技术应该属于低级别的武术，或曰武术之皮毛、表象。

相较于科学与哲学渊源的问题，武术的诞生与传播也同此理。不过，将武术现象与哲学与科学相比略显底气不足，不如将其与世界饮食文化相比。毕竟，武术是大众文化现象，还不同于科学和哲学这类高端的文化形式和十足的学术体系。中国武术有点像中国烹饪术或中餐的地位，而世界各国那些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格斗术、搏击之术、拳击之类，有点类似外国的烹饪术或外国餐。西餐、印度餐之类的相比中餐不论是烹调艺术，还是花色品种，都相差太远。那是沟渠与大海的差别。中餐或中餐的烹调艺术不仅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将全世界的餐饮种类相加尚不足以达到中餐品种的半数，而且中餐里面还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应该说古代的中国人对食品的探索是最系统的、最领先的，相关的农业——种植业也最发达。中华武术也具有如此广度与深度，也应该享有如此地位。应该说，中国人在武术方面的探索、发现和积累，无论是系统性，还是深度和广度都是登峰造极的，其他国家积累的总和与之相比也会显得微不足道。中国武术的伟大与创造应该高于中国餐饮文化，而且作用更积极。

其实，功夫或武术的发明权之争是个伪命题。不可能有人能包办，也不会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独家创造了所谓的武术。任何国家或人民都有自己的“武术”，只是复杂性、系统性或水平不同而已。就像饮食或烹饪技术，人人都有，人人都会，各国都有自己的系统，但又有着水平的差异。中国饮食或烹调术的创造性和系统性独一无二，其他国家无法可比，武术也是一个道理。任何其他国家的所谓武术与中国武术相比都是小儿科，是简单的技击和打斗。但你不能说外国人一点都不懂武术。这就像说外国人不懂做饭、吃饭一样。外国的武术与其烹调技艺一样，虽然比不上中国，但并非没有。人家甚至也有人家的风格，并不会为你所消除。

民国时，武术曾被国人和政府视为国技，被称为“国术”，意为中国独有，乃国粹也。在更早的时候，国人更不觉得外国有什么武术，外国人似乎也不认为他们有与中国武术同类的东西。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时候，武术还被迷信为能破洋人的洋枪洋炮呢。正规的军的洋枪洋炮，武术的光辉似乎西方的军工科技、以血肉之躯

时也是悲剧。但这不是武术的笑话，也不是武术不合时宜，而是当政者的愚蠢和无能。这恰恰证明了中国武术之独一无二性，练武者从个体的角度身怀绝技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将其神话，或练武的过程中混合了神秘的内容固然不好，但无疑，中国武术自有其神奇之处。这是一般的搏击之术所不具备的。

无疑，拳击之类与中国武术乃两种概念，不可同日而语。日本的柔道、空手道，韩国的跆拳道之类，更是中国武术的变种，且不足以表现中国武术的万分之一。现在竟将这些玩意儿，连同什么泰拳、拳击之类提升至与中华武术同等的地位，是一种误会，是对武术的降格或贬低。中国人也搞出一个散手什么的与之一较长短，属于炫技的浅薄之举，也是自我贬低的表现。散手岂能涵盖中国武术？甚至，散手岂能代表中国武术？或许，散手与拳击、泰拳、空手道、柔道、跆拳道之类相似，是一个类型的东西，也是武术比较外在且狭窄的体现，但都不足以体现武术之博大精深。以这种方式，使中国武术走向世界或向世界推广，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不划算。中国人化繁为简的做法，比如推广所谓散手之类，只能让人误解中国武术，甚至看低中国武术。这种种做法有点像削足适履、戴着镣铐跳舞，太难为中国武术了。中国的武术没法尽显其神韵和强大的威力。你如果不能推广你的文化，你的武术并不能让人接纳，外国人想学都学不全。这就像中餐在全世界的命运一样，中餐的全球流行和低端走势能让中国人开心吗？那流行的又是什么中餐呢？中餐的魅力和优势在国外消费群体中难以展现。中餐的这种待遇或地位只能让国人心酸，这不是被接纳后的统治地位。中国武术的国际推广也有点像中餐，推广的东西不伦不类，效果不好。

说少林武术是中国武术之源的说法也站不住脚，说达摩老祖创造少林武术也是杜撰。这种说法中国人没几个信的，现在连佛门弟子，包括武僧也不一定当回事。目前力推这种观点的就是印度人，而且他们推销的是武术源于印度说。他们借中国人达摩老祖创立武术的传说，将武术的发明权揽在自己怀中。这个传说由于缺乏可信度，大部分中国人姑妄听之，也任人传之、说之，但学术界、武术界是心中有数的。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些印度学者、知识人士对此说很当回事，不仅自己深信不疑，还怕中国人不信，在卖力地全球推销此说的同时，又回头来对我们进行是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不亚于世界上最高明、最高深的说服工作。这对于他们似乎于佛教对中国的征服。哇，原武术是印度人的创造！这太

让我们的一些印度朋友自豪了。其实，大部分印度人都不知道所谓印度是武术的故乡这种传说，也就是那些来过中国，尤其是去过少林寺的印度朋友才听说武术是印度人的发明的说法。这对于他们不啻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狂喜之余，别的观点是听不进去的。或许也没人跟他们解释中国武术及其产生是怎么回事。在一些结结巴巴的中英文混合的交流中，在导游与东道主的客气与谄媚中，一项重要的“学术考证”就完成了。剩下的就是传播、传播、再传播。这种场面我也亲身经历过。我为这种粗疏的“考证”而瞠目，为一些难以置信的天真、盲信而震惊，为一些一厢情愿的论断而齿冷，为一些不顾常识的热情、执拗而难为情。

一些印度朋友在中国人的配合下，在中国的土地上完成了“武术属于印度”的伟大发现。有趣的是，这种观点也只有在中国才有市场，中国人才是最大的买方。因为这种观点几乎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只是传说原来说是达摩老祖创造了少林武术，而印度朋友却直接将这一切代换成了印度，达摩老祖被丢在了一边。有个别印度朋友不仅致力于在印度为达摩老祖寻根问祖，还在卖力地挖掘印度武术在其故土的蛛丝马迹。而在印度，我却没有听到一个人说武术是印度的创造发明，更没有听说过中国武术是印度人教的。相反，当地的人们对中国武术非常敬仰。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人也不知道达摩老祖是谁，仙乡何处。历史上，也只有中文文献中有关于他的家乡在“南天竺”的零星记载。印度没有关于他的任何历史纪录，也无任何关于他的传说，更无一星半点的历史遗迹。

有选择地收集对自己立论或立场有利的资料或所谓证据，偏听偏信，不仅是学术的大忌，也是新闻报道的大忌。没想到在有些印度朋友那里，道听途说也能成为历史，也会成为学术。我们一些印度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中国历史纪录的详细情况和可靠度，也不知道中国史学的严谨和规范，也不知道如何甄别某些材料的可靠性。但你不能过于依赖“路边史学家”，违反常识、不知深浅、不知就里、不知如何获取可靠材料将会出洋相。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洋相，也是一个笑话。当然，这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笑话。就像流传了千年的关于达摩老祖创建少林武功一样，就让它继续流传吧，这是信仰的力量。信仰与历史的真实不是一定要打架就行。不过，达摩老祖的武功是来自印度呢，还

是他自己在华期间的自创？这个问题在中国似乎没人关心。主张达摩老祖创造少林武术的人对此也一直没搞清楚。实际上，对于那些虔信者来说，一个潜在的理由是：达摩老祖神通广大，已经超越了生死的界限，几乎无所不能，武术那点东西对于他来说还不是雕虫小技？如果沿着这个思路，达摩老祖创造少林武术就好理解了，关于他的武术是自创还是在印度跟别人学的也根本不是个问题。一个近乎于神的人，什么不能创造呢？还用教吗？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继续推论，还会有更多的惊人结论。但是，我说，这是信仰，不是历史，我们不能拿它当事实或史实。

不过，正如前面所言，印度人倾向于达摩老祖带来了印度的武术。某位印度朋友还煞有介事地即兴与我们论证达摩老祖来自于一个尚武的南印度部落，尽管他所说的那个部落进入历史视野的年代与菩提达摩所处的时代有点儿对不上号。而有的印度朋友则语焉不详，似乎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想好。奇怪的是，如果印度是武术的故乡，别的来华印度僧人也应该能够传个三招两式的，也好让他们的中国门人发扬光大。如此，中国武术就不会让少林寺一家佛教禅院专美了。怎么就只有达摩老祖传了武功呢？还有，印度人如有武术，为什么只在中国生根发芽，而非像佛教一样在周边开花结果？泰国也有著名的泰拳，还有来自于印度的佛教。但泰拳怎么没有被传为印度的遗产？当然，更大的问题是，印度本土怎么没有武术的流行与兴盛呢？现在流行全球的武术，哪一种不是对中国武术的模仿？就我所见，当今的印度武术也不例外。

中国文化中，“武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无论是整体的，还是个体的，都有雄厚的积淀。无论是搏击、骑马射箭和对战略战术的研究，中国人都有悠久的传统。中国武术的发展堪称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中国武术堪称人类搏击技巧之集大成者，水平是最高的，内容是最丰富的，这是中国人智慧与尚武精神的结晶。当然，中国人对战争与和平，对战略战术的研究，战争实践和军队的组织、训练，以及战斗力方面，也有着丰富的成果，或展示了令人震撼的实力；一部《孙子兵法》至今尚无出其右者。中华武术只能是中华文化的土特产，而非舶来品。印度文化不可能出产这类武术，相反，印度的当代武术可能完全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武术的军事意义或军事并没有过时。因为中华武术

用途在降低，但武术在今天或者说功夫主要是一种民间

文化，而非军旅或军事所专有。武术首先与武有关，但光有武没有文不是中国武术，只有军事应用而没有民间习练也不是中国武术。中国武术究其根本是一种文化。武术首先体现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世界观或宇宙观，然后是一种人生观、人类观，一种哲学态度，最后才是一种技艺，一种谋生的或格斗搏杀的技艺。它绝非简单的自卫、搏击、格斗的技艺或杀人的手段。西方或国外可能会是这个概念，但中国武术应该超越了这个。功夫的概念大约能够很好地涵盖这些理念，所以功夫概念可能更有资格代表中国武术。《功夫熊猫》似乎也凸显了中国武术的丰富内涵和文化意蕴，将其视为中国文化最杰出的代表，让人感动；同时也强调了中国武术是一种功夫——中国的功夫，是文化和武力相加的功夫，是独一无二的。《功夫熊猫》是对中国功夫、中国文化（尤其是对中国武文化）的礼赞、致敬和高明的诠释。让美国电影来做这个工作，中国文化人应该感到羞愧，而不是看不惯、生闷气，或者乱指责。

应该说，国外的那些武术与中国功夫或中国武术不可同日而语。外国应该从来没能得中国武术之真传。现在流行于国外的中国武术完全是皮毛的东西，是一些花架子。中国武术的精神、理论和整个文化体系不是别人能够学得来的。学中国武术，而没能学到中华武术文化或武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学不到上乘的、真正的武术的。登上舞台和比赛台的那些武术绝不是上乘之武术或武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武术还没有走出中国，或者说外国人还没能掌握真正高端的武术。真正的武术仍在中国，但愿我们能够保留并延续中国武术的血脉。

中华武术的精神实质和目的在于以暴止暴，以斗止斗，以战制战，而非以暴易暴，为斗而斗，以战为乐。中国功夫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或许比儒家的东西更重要，反映了侠义。它不仅仅是口头上的、理论的，还有行动的、实践的、实效的。那种行侠仗义、扶危济困、替天行道、打抱不平的理念和行为，那种崇高的境界不仅仅是为了反抗、防御、自卫，而且有非常高级的道德境界和政治诉求。

中国人是尚武的，但更崇文。中国武术首先是一种文化。中华文化中武文化是相当发达的，大多数朝代的执政者也可谓一直文武并重。中国古代的军队战斗力一直是相当强的，无论建设、训练和单兵的战斗能力丰富的经验，并上升到了相当的

在战略、战术，还是军队的及格斗技巧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理论高度。中国古代军事理

论相当发达，水平也相当高。中华武术的产生与发展其实与中国军人作战能力和格斗技巧有着必然的联系。总的说来，中国人也富有尚武传统和抵御外侮的能力。而且，中国历史上军事家或出色的将领也层出不穷。这些军事家或将领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历史地位不应该比中国历史上那些文化巨匠低，历史贡献也不应该比那些文化巨匠小。在汉唐时期，中华文化最具有开拓精神的时代，尚武是士人必备的一种品质，军功也是人生的至高目标之一。东汉班超的投笔从戎经历和初唐诗人杨炯的名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便是真实的写照。但是，到了宋代，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中难得保留下来的尚武精神窒息了，被阉割了，崇尚军功、重视武备的传统遭到了破坏。不过，在中国历史上，民间练武的传统一直很强。今天我们所说的武术或功夫就主要出自民间，中国武术或中国功夫也根植于民间文化的土壤。

如果说武术与军旅和军事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从功夫的角度理解它则会发现其所具有的更多的民间成分和色彩。功夫的理念和操作应该起于民间。从某种程度上功夫盛行于民间是一种无奈，因为从来没有官方组织的形式。军事训练也只是初级的武术。功夫、侠士与军事技能和士兵、武士是不同的东西。这些与武文化、武事、武备相关联，但属于不同的侧面。官方、官府从来不鼓励民间练武，更不可能将其组织起来，否则政权会掌握在这样一群职业武士之手。但中国既无职业化的武士群体，也鲜有武术高手自己的组织。民间练武都是私下、偷偷摸摸地进行，是为了生存的需要。统治者最怕的是这些民间武术家。“武林”的概念充分说明了武术家民间和在野的身份和地下状态。

所谓“武士”是国外的说法，指的是一种职业，一种以杀人为业的暴力群体，中国应该没有武士的概念，只有兵的概念，这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或群体。或许武士与兵并不相同，当然武士与中国的侠士或侠客的概念也不同。中国流行的是侠客的观念或概念。侠客受人尊敬，更恰当地说是受人崇敬。而中国轻武士，将其视为武人，根本不值一提；而重侠士、义士。侠士、义士的出现是一种道德的选择，以其德和道义高人一等而被尊为侠士和义士。这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他定义”的高尚群体。来自民间的敬仰也是一体。来自民间的敬仰也是一义或道德的基础。

武术是中华文化中最独

文化的最大贡献之一。它代表正义、正气、勇敢、抗争、自尊、自卫、文明、理智、健康和抗暴，而不是暴力、鲁莽、杀伐、欺凌、侵略和野蛮。中国不亡，中华民族仍在，中国文化仍然生机盎然，很大程度上也仰仗了中国武文化和中国武术。

在中国，系统探讨武术理论的人不多。有一些探讨也仅仅停留在表层，或者说在技术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道的高度与深度，更缺乏系统性。截至今日，中国武术的理论体系有没有建立呢？我的感觉告诉我，这事儿不容乐观。当然，我不是武林中人，甚至不是习武者，或许没有发言权。

阮纪正先生不但是武术家，而且是哲学家，擅长理论研究，同时又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如指掌。可以讲，他在武术理论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很少有人比他更有发言权。

阮纪正先生首先是个武术高手，而且富有实战经验。他目前的太极功夫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武术在他身上不仅仅是一种武功，更是一种中国文化。阮纪正先生仪表非凡，无论是精神气质，还是外表风度，都让人肃然起敬，他身上承载、蕴涵了足够丰富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功夫。在我看来，阮纪正先生简直就是中华文化的化身，更是中华武文化的代表。

阮纪正先生所受的正规教育是哲学。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所谓科班出身，后来又长期从事哲学研究工作。不过，如果用一般学者的标准去衡量他的学术能力与视野无疑是对他的贬低。他是超越了以学术为饭碗的学问家。这一点在当下的社会很重要。他还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

毫无疑问，科班出身和职业的训练是有助于他对武术理论的探讨的。哲学与文化的专业背景使他更能够对武术本质有着非同一般的发现，并从文化的角度建立系统的认识。这也是他在武术理论上取得突出贡献的根本原因。

我与阮先生认识已有5年，他是我的前辈。当然我们也有相似的专业背景。我为能够有机会领略他的深刻思想而感到幸运。蒙他垂青，他也经常赐教于我。我欣喜地发现，我们有不少关于武术和中国文化的观点是非常相近的。在我看来，他的研究不是从技的层面，而是从道的层面、从文化的层面探讨武术，而且具有广阔性和系统性。我对他的研究为他的研究和学术成果的传究是非常有意义的，成果是难

术和武文化的认识和发现如果不能保留并得以传播将是中国文化的重大损失。这也是我鼓动他系统整理他的武学思想的原因。我坚信他的武学成就已经达到了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他的这部武学著作也将成为一个后人难以忽视的历史丰碑。

贾海涛

2013年10月5日

(本序言作者是暨南大学中印比较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厚德载武

中国人讲“德行”，有“德”才有“行”，有德才能行得正，才能行得远。

阮纪正先生是一位武术行者，他在武术的时空里走得很久，走得很远，走出了武术的框框，走进了“文”的天地。

“至武为文”我以为很贴切，一是符合本书的内容，二是符合武术的精要，三是符合阮纪正先生本人的特质。

阮先生不仅“行”，且“修”，是一位功夫“修行者”。不了解阮先生的人，误以为他只是一个研究者、文化人，其实，他也是一位功夫精修者。几十年不间断地勤练深悟，打磨于众多名师之间，青山绿水，逶迤徜徉，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风景看透。

以武入，以文出，出入无方。于是有了本书“鲜花绽放的时候”。

古人有“文以载道”之说，其实，中国的“武”是最能载道的。孔子佩剑，演绎中正仁和的君子道律。《孙子兵法》，以武推演人心、天地、社会之运势、格局。公孙大娘之“剑器”，形态是“舞”，内核是“武”，尽显中国文韵之气脉、气象。王宗岳《太极拳论》，以“拳”说“权”，俯仰天地，道法自然。少林“禅武一如”，以功夫直指人心。

所以，武就是文。

说说容易，但真正领悟到，甚而做到了的，却非简简单单，必须文武兼备，经权互用。

中国古代相当长的一段

013

时间里，有重文轻武的观